

古籍研究

GUJI YANJIU GUJI YANJIU

2004·卷下 (总第 46 期)

不遺狼錫
宸旨特令
進御臣久役廢書積憂傷目數四
校緯尚虞舛誤干冒
宸展伏增惶越慶曆四年二月二
十四日推誠保德翊戴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知亳州軍
州事管內河堤勸農使兼管句本
州駐泊軍馬公事開治潞漁河道
事上柱國九江郡開國公食邑捌

安徽大学出版社

本刊受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指导

古 籍 研 究

2004·卷下(总第46期)

安徽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安庆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 办

安 徽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籍研究.2004 卷下/陶新民主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12
ISBN 7-81052-974-9

I.古... II.陶... III.古籍-丛刊 IV.G2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8687 号

古籍研究 2004·卷下(总第 46 期)

编 辑 《古籍研究》编辑部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政编码 230039
电话传真 0551-5107719(总编室)
0551-5107784(发行部)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1168mm 1/16
字 数 323 千
印 张 20.5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ISBN7-81052-974-9/K·79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退换。

告 读 者

《古籍研究》自 1986 年创刊以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仁大力支持,成为古籍整理与研究领域颇受欢迎的学术园地,刊载了大量学术品位高的文章。

由于本刊一直以内部资料形式出现,许多读者与学人来信反映不易见到,需多方寻求方得一睹。因此,迫切希望本刊能公开出版发行。现在本刊交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满足大家的要求,亦学界一幸事盛举矣。

本刊仍坚持一贯的办刊宗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反映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

公开出版后的《古籍研究》由原来的每年四期暂时改为每年一卷两期。每期的容量在三十万字左右,两期相当于原来四期的容量。

欢迎相关刊物与本刊交换;欢迎读者订阅。

本刊欢迎广大学人惠赐下列稿件:

- 1.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中的理论探讨、方法论探讨和经验体会;
- 2.有关目录、训诂、版本、校勘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 3.对历代作家、学者的思想、著作和流派的学术探讨;
- 4.对重要典籍的评介;
- 5.对古籍整理成果的评论;
- 6.有关古籍和历代学者的珍贵资料(包括手稿、读书札记等,手稿可附照片)的辑录及考证;
- 7.国内外整理、研究我国古籍的学术动态和资料介绍;
- 8.文稿以不超过 8000 字为宜(特约稿除外),一旦刊出,酌付稿酬;如半年内未被采用,可自行处理。

来稿请寄:安徽省合肥市安徽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编辑部 邮编:230039

联系电话:0551-5107349 5107360

古籍研究编辑部

《古籍研究》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傅璇琮 邓绍基 贾文昭 严云绶
主 编 陶新民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副 主 编 纪健生 孙维城 胡益民 诸伟奇
编 委 牛继清 纪健生 孙维城 赵应铎
 胡益民 徐凌云 郭全芝 诸伟奇
 陶新民
执行主编 胡益民

目 录

《全先秦诗》序例	赵逵夫 (1)
《萤雪丛说》辑佚	张忠纲 (4)
《金瓶梅资料汇编》重印后记	黄霖 (6)
戈朋云及其“开门尊孔”说	张宏生 (16)
盛世的颂歌——试论汉代大赋的功能	高晓颖 (20)
五言诗起源及相关问题新探	韩高年 (24)
何逊山水景物诗刍议	伍文林 (34)
论初唐诗人王绩对陶渊明的推崇与模拟	李翰 (42)
试论唐五代白话小说的果报观	俞晓红 (47)
笔挟风雷 意卷愤争——论罗隐的讽刺小品文集《谗书》	由兴波 (56)
谢逸《溪堂词》的意象分类与内容构成	杨景龙 (60)
读曲小议	宛新彬 (67)
梵佛文化之与《雪涛阁小说》	陈菊飞 王立 (71)
论浙西词派的“尊体”观及其文化意义	梅向东 (75)
姚鼐关于散文平淡美的理论与实践	周中明 (83)
曹丕《柳赋》创作时地及背景考辨	王建国 (94)
赵抃两首诗之自注考	赵润金 (99)
稼轩三首《贺新郎》作年考辨	朱丽霞 (102)
《周书校补》商榷	方向东 (108)
古书标点符号漫谈	龚祖培 (113)
《国语·周语下》“周官”标点辩疑	刘伟 (123)
史书标点献疑五则	蔡言胜 (125)
《旧唐书》校勘拾遗	马秀月 (129)
岳麓本《祖堂集》校勘商榷	林丽 (131)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的两类校勘记	唐光荣 (139)
《散原精舍诗文集》刊误举隅	胡迎建 (146)
新秦出土“平阳廩”、“平阳埭”陶考	马培林 (149)
试论商周时期的楚——兼释《太保玉戈》所载之邾国初封	王长丰 (152)
包山楚简“夷阳”“鄒阳”考	吴良宝 (158)

《老子》62章“拱璧”与“先”试解	柳向春 (161)
《说文》重文研究综述	王 平 (166)
说“姊”	马 丽 (174)
《荀子》因果复句研究	于峻嵘 (178)
《马氏文通》一句的三个问题	邵霭吉 (186)
证真德秀字“景希”之误	孙先英 (188)
丁敬卒年考	方小壮 (190)
屠隆交游考论(一)——与家乡文人的交游	吴新苗 (194)
李森文《赵执信年谱》补遗	陈汝洁 (202)
王彦泓生卒年考	耿传友 (209)
《人物志》的古今两个注本	李剑雄 (215)
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失载唐人著述考	莫道才 (223)
凌濛初著述考	徐永斌 (226)
《静志居诗话》笺补——兼与《列朝诗集小传》互证	闵 丰 (232)
戴震《毛诗补传》与《毛郑诗考正》比较	程嫩生 (240)
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及其翻刻本的鉴别	曹红军 (247)
从袁枚佚札看《随园诗话》版本	包云志 (252)
俞正燮著作结集考辨	于 石 (256)
谈《藏山阁集》及对它的整理	汤华泉 (262)
《樊榭山房集》拾遗	方盛良 (268)
《周礼》与国家宗教	丁 进 (271)
关于东周提封制度若干史料的新解释	周 言 (277)
《焦氏易林》皆主齐诗说质疑	汪祚民 (284)
《明史·地理志》土家族地区水文地理考释	朱圣钟 (290)
抄本《信书》所见金陵典铺伙计的生活	王振忠 (293)
《庄子今注今译》商改	王光汉 (296)
《三国志》日译本评介	倪永明 (299)
论牟世金校注《文心雕龙》的特点与方法	范伟军 (305)
宋词文化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启示 ——评孙维城《宋韵——宋词人文精神与审美形态探论》	胡传志 叶帮义 (311)
传抄古文简述	徐在国 (316)

《全先秦诗》序例

赵逵夫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云：“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竟造胜境，为不可及也。”（中华书局 1959 年新一版第 9 页）不独汉魏以后如此，先秦之时亦如此。《诗经》中的作品时间跨度在五百年以上，历来只把它们作为一部书来研究，同一人之作品（如召伯虎、郑武公之作）分散数处，不同时代的作品相互掺杂，难以看出同时及前后作品相互启发、因革流变的状况；而且，除《诗经》、《楚辞》之外，先秦其他诗歌文学史著作都不提及，似乎先秦诗歌只有《诗经》、《楚辞》。这如何能显示先秦诗歌在不同阶段上的特征，反映先秦诗歌发展的进程？

又沈约《谢灵运传论》云：“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秉气怀灵，理或无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上古之典籍虽佚，而炎黄之时早有诗歌，毋庸置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又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则人类的语言发展成熟之后，诗歌自然会产生。我们也应该具体地展示我国诗歌从初期发展阶段至具有代表性的伟大诗人出现这个漫长阶段发展状况，因为这无论对于文学史、美学史还是文化史，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决定将先秦诗歌，包括《诗经》中全部作品和《楚辞》中先秦时诗歌及所能辑到的先秦佚诗、歌谣，一并按时间统一编排，合为一书。无论完篇残句，只要文献中称为“诗”、“歌”、“谣”、“诵”、“颂”者，悉数收入。我们这个工作既是对以往研究的总结，也是一个新的探索与开拓。我们希望通过此来显示从上古至秦两千多年中我国诗歌发展的基本面貌。

关于全书的编校，确定以下体例。

一、佚诗部分编选凡例

（一）逯钦立先生《先秦诗》所收主要据冯惟讷《诗纪》和杨守敬《古诗存目》，而未能辑录见于《永乐大典》、《诗渊》、《四库全书》的佚诗。故于此三书中有关材料，尤当尽心

搜辑。陆时雍《古诗镜》等均可作参考,以求完备。

(二)所收作品起于上古,迄于秦,暂分为五卷:上古、夏、商卷,西周卷,春秋卷、战国卷,秦卷。

(三)诗、歌、谣、诵同《诗经》、《楚辞》中作品统一编排,以文献中记载或反映的时代为序;学者们有考订且结论可信者,以其考订结果为依据;可以重新考订时代者,以新考订的时代为依据;时代不清者,可以参照有关文献的排序列入;难以确定大体时代者,列于卷末。卷末时代不甚清楚的作品,以著录该作品文献之时代为序。

(四)甲、金文字中韵文可以同诗歌一样列入正文,以为参照。收录甲骨文、金文、石刻、简帛等文字,首先以押韵与否为判断标准,其次看是否具有诗歌的节奏。

所据出处,应为该书刻校精良的版本。甲骨文注明在《甲骨文合集》中卷数、页码,金文一般应注明《殷周金文集成》中卷数、页码。录自新出土文字资料的,依整理小组或有关专家所作较权威释文(如文物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有关著作或《文物》、《考古》上所发表释文)录入。

《周易》中歌谣、卦辞及时代可确定为商代者置于商末,其余置西周初年。应其中选押韵、有诗之节奏、近于歌谣者。

(五)传世铭、赞、箴作品作为附录之一,置全书之末。

(六)谚语之押韵者及大体有诗之节奏者,辑录以为附录之二。

(七)传为先秦时代作品,而今日看来不可信者,辑录以为附录之三。

(八)作品原文见于几处者一般以时代最早之一种文献所录为底本,其他可以在解题或有关校语中说明文字异同情况。若时代最早一种文字上缺误较多,可以用时间稍后而文字较完整者为底本,但必须在解题中说明最早见于何书,原文如何,以明其产生、流传的情况。

(九)作品见于几种文献,题目相同而文字差异太大者,在同一篇名下据所见书之时代先后排列,依次收录,在不同传本前分别加甲、乙、丙等天干序号,不强加归并,也不简单选一种以概其余。

(十)同篇文字分见数处者,依文意安排次序,除去重复,并为一篇,分别注明出处。异文出校记,并说明重复文字有哪些。

(十一)题解置于正文之后,“题解”二字用五黑,占一行。题解先引录原始文献中有关文字,“曰”后原文以“云云”代替。其次,考述其真伪、时代,最好引录有关文献原文;取今人之说者,应标明姓名,注明资料来源(书名、篇名或刊物名)。再次,介绍作者,作

者不明者可简单介绍所引录文献之作者及有关情况;如引录古人评语,可别起一段,附于题解之末。

(十二)题解之后为校释。校释主要为校勘原文之校记。个别牵扯到文字是正及易造成歧义的文字,也可作简单诠释。

二、《诗经》、《楚辞》部分编选凡例

(一)原文以阮元校《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对原文时代之确定除从原文中可以看出者外,可据《诗序》、《毛传》、《郑笺》及汉以来学者之说,吸收清代学者和当代学者研究的成果。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清方玉润《诗经原始》、魏源《诗古微》等有所排比,陈奂《诗毛氏传疏》、胡承珙《毛诗后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精审之作,俱可参考。今人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陈子展《诗三百解题》,张松如《商颂研究》、《周族史诗研究》,刘毓庆《雅颂新考》等均有所考论,有些专门考订作品时代、作者或涉及作品时代作者考订的论文,也可参考,可斟酌各家之说,通盘考虑,择善而从。解题中要列出确定其时代的主要证据。重要说法,应注明资料来源。

(二)各家之说不一,且都有一定道理者,按可能性大或时代较早之一说为据排序,而于解题中说明他说(可用给解题加注的办法说明)。

(三)前人无说,而其年代据诗本文或有关文献可以考订者,自作考订。行文力求简要,列出主要证据(进一步的论述,将来也可另外写论文发表)。

(四)出于民间的作品,难以确定较确切的年代,可按该组作品产生之时代,整体列入适当位置,在该组之第一首诗的解题对时代加以说明。其中时代清楚者,可以抽出另排,另写解题。

(五)《楚辞》中作品原文据王逸编《楚辞章句》。汉人之作不收,《招魂》、《大招》、《卜居》、《渔父》不收。

(六)《楚辞》中各篇时代之确定,依据《屈原与他的时代》第二版。该书未论及者,据王逸、洪兴祖、朱熹、黄文焕、林云铭、蒋骥诸家之说,通盘考虑,择善而从。

(七)其他同《佚诗部分》。

(作者单位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编:730070 责任编辑:刘表忠)

《萤雪丛说》辑佚

张忠纲

《萤雪丛说》二卷，俞成撰。俞成，字元德，生卒不详。《萤雪丛说》前有俞氏自序，署“庆元庚申八月望日东阳俞成元德漫录”。庆元庚申，即庆元六年（1200）。古逸丛书本《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后有俞成撰《校正草堂诗笺跋》，署“开禧纪元八月既望，富沙云衢俞成元德父跋”。开禧元年，即公元1205年。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跋》，末署“大宋嘉泰天开甲子正月穀旦建安三峰东塾蔡梦弼傅卿谨识”。嘉泰甲子，即嘉泰四年（1204）。据此，则俞成生活在1200年前后，与蔡梦弼同时。《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四》评《萤雪丛说》云：“其书多言揣摩科举之学，而谆谆于假对之法，以为工巧，论皆迂鄙。”

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一载：

《萤雪丛说》：“老杜诗词，酷爱下‘受’字，盖自得之妙，不一而足。如‘修竹不受暑’，‘轻燕受风斜’，‘吹面受和风’，‘野航恰受两三人’，诚用字之工也。然其所以大过人者无它，只是平易，虽曰似俗，其实眼前事尔。‘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以‘老’对‘稚’，以其妻对其子，无如此之亲切，又是闺门之事，宜与智者道。”

“修竹不受暑”，出杜诗《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轻燕受风斜”，出《春归》；“吹面受和风”，出《上巳日徐司录林园宴集》；“野航恰受两三人”，出《南邻》；“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出《江村》。按此条，今传《萤雪丛说》各本均不载。《萤雪丛说》最早见于宋俞鼎孙、俞经辑《儒学警悟》。《儒学警悟》分七集四十一卷，卷首有俞成跋，云：“子俞子以《萤雪丛说》而续貂之，先已搀在《新话》（按：指陈善《扞虱新话》）集内，杂而无辨，故自为一集，以便稽考。凡举子之事业，人事之劝惩，间有出于己意，皆荟蕞也。然而或又得于师友之警歎者，议论该博，识见超拔，大概为儒学设，亦为警悟用，不专主太丘一说也。”末署“时嘉泰辛酉正月十有五日建安俞成元德父谨跋”。嘉泰辛酉，即嘉泰元年（1201）。是《儒学警悟》之编印尚早于《杜工部草堂诗笺》。《儒学警悟》被缪荃孙誉为我国“丛书之祖”，比宋左圭辑《百川学海》还早七十二年。今有民国十一年（1922）武进陶

氏刊本,1982年天津古籍书店复印陶氏本,以2000年中华书局影印陶氏本最为精美。该本卷四十上与卷四十下收录《蜚雪丛说》二卷,共计60条。《丛书集成》初编本即据《儒学警悟》本排印,编次全同。《百川学海》、《稗海》、《金华丛书》各本,亦皆收有此书,且皆两卷;但编次与《儒学警悟》本不同,内容亦稍异。如“穀字说”条,三本皆阙标题,又误并于“致字说”条。而民国十六年(1927)武进陶氏影刻宋咸淳本《左氏百川学海》又少“断饮说”、“茹蔬说”两条。宛委山堂本《说郛》收有《蜚雪丛说》49条,商务印书馆本《说郛》收有24条,中华书局版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亦皆未收上述一条佚文。俞成帮助蔡梦弼校正《杜工部草堂诗笺》,其《校正草堂诗笺跋》云:“授仆以校讎之职,恨不读五车书,恨不行秘书监,难以胜任。辞不暇已,不免依样而已。”蔡氏《草堂诗笺》,是宋代最重要的杜集注本之一,对后世影响很大。《草堂诗笺》流传至今的,有五十卷本、四十卷附补遗十卷本、二十二卷本三种。今存五十卷宋刻本,俱系残本,均不载《诗话》二卷。四十卷附补遗十卷本,以黎庶昌光绪十年(1884)所刻《古逸丛书》本流布最广,附《诗话》二卷,一九一九年上海文瑞楼覆麻沙本、日本吉川幸次郎编《杜诗又丛》本,都是据《古逸丛书》本刻印的。二十二卷本,今见者为光绪元年(1875)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馆刻印本,亦附《诗话》二卷,方氏称所据底本为元刊本,乃失考,实为宋刊本。另有清抄本《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外集一卷,亦附《诗话》二卷,有钱泰吉跋。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集部一·唐五代别集类》著录《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宋刊本,残存卷二十三至五十、外集一卷,“各卷尾间有‘云衢俞成元德校正’一行,字体秀劲,建刊也。”国家图书馆今藏五十卷《草堂诗笺》宋刻残本,存卷一至二十(卷一至三,配清影宋抄本)、二十二至三十五、三十九至四十四、四十八至五十,计四十三卷,在卷九、二十七后有“云衢俞氏元德校正”一行;又一部,存卷四至八、十四至二十、二十七、二十八、四十至四十四,在卷二十七后亦有“云衢俞氏元德校正”一行;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藏宋刻残本,存卷二十六至五十,在卷二十七、四十、四十一后也都有“云衢俞氏元德校正”一行。据此,俞成与蔡梦弼关系至为密切,蔡氏引用,当不会错。而《儒学警悟》本又系俞成自己编定,当不会遗漏。问题出在哪里?在《儒学警悟》目录“卷之四十上·蜚雪丛说卷之一”下有双行小字注云:“俞成撰,共二卷,余八卷续刊于乙集。”《杜工部草堂诗话》所载一条或在“余八卷”之中?乙集是否刊刻,不得而知;或已刊刻,今不见存。但从不见著录,亦不见宋人提及,很可能乙集没有刊刻。果如此,“余八卷”仅存此一条,弥足珍贵。反观此条,所论颇有见地,《四库全书总目》斥其“论皆迂鄙”,似嫌太过。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邮编:250100 责任编辑:刘表忠)

《金瓶梅资料汇编》重印后记

黄霖

感谢中华书局重印此书。乘此机会,略说几句当时的情况及补充一些材料。

“文革”结束不久,我受命编写复旦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小说部分,于是对历代有关小说理论批评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搜索。在这基础上,出了两个副产品,一个是《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另一个就是这本《金瓶梅资料汇编》。当时的一般人对于资料性的东西不甚重视,出版就有一定困难。《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一书,幸亏有独具眼力的师兄陈俊山鼎力相助,才得以出版。几年来,这本书已出了三版,得到了治中国小说批评史与小说史的读者的青睐,也可告慰于地下的英魂。《金瓶梅资料汇编》一书的出版就有点坎坷了。当时还谈《金》色变,交给一家熟悉的出版社,马上就被打了回来。于是我就在箱底下将它压了一、二年,后来《金瓶梅》的研究渐渐热了起来。正当这时,中华书局有意继续编刊“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一直关心我学业的王运熙先生知道这个信息后,就及时地推荐了此书。从交稿到出版,又经过了一、二年时间。在这前后,类似的《金瓶梅》资料汇编犹如地下突然冒出的喷泉,一下子涌出了不少。这些汇编,各有所长。但我自己觉得自己的东西并不是将常见的材料临时拚凑而成的,更没有去轻取人家的现成材料,而是化了一点时间一条一条找来的。当然,现在看来,还存在着许多缺点,例如,由于受到种种束缚和个人水平的限制,没有编入较为丰富的“本事”内容,也没有将崇祯本的批语辑入,以及存在着一些错字、错点及脱漏的地方。假如能有机会重新修订的话,应该搞得更理想一些。但是,由于这次是扫描后重印,不便增加太多的内容及挖改一些错误的地方,因此只能借此“后记”,略为补充一些后来研究者的新发现,但主要还是补充一些我自己在读书中所得而认为比较重要的材料。

一、笑笑生《鱼游春水》:

风流原无底,醉逞欢情情更美。弱体难拘,一任东风摇曳。翠攒眉黛远山颦,红褪鞋帮莲瓣卸,好似江心鱼游春水。(高罗佩影印武林养浩斋绣梓《花营锦阵》)

此文首先由吴晓玲先生在《大陆外的〈金瓶梅〉热》一文中提到。笔者见于高罗佩影

印的春宫画册《花营锦阵》。此画册共有画二十四幅,每幅画有题词一首,署名各不相同。此首《鱼游春水》乃第二十二幅画背面的题词。这位笑笑生是否为《金瓶梅》的作者?魏子云、陈诏及黄霖等探讨过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定论。

二、无名氏《玉娇梨缘起》:

《玉娇梨》与《金瓶梅》,相传并出弇州门客笔,而弇州集大成者也。《金瓶梅》最先成,故行于世。《玉娇梨》久而始就,遂因循沉阁,是以耳名者多,亲见者少。客有述其祖,曾从弇州游,实得其详,云:《玉娇梨》有二本,一曰续本,是继《金瓶梅》而作者,男为沈六员外,女为黎氏,其邪淫狂乱,刻画市井之秽,百倍《瓶梅》,盖有意丑诋故相,痛詈佞人,故一时肆笔,不觉已甚。弇州怪其过情,不忍付梓,然递相传写者有之。一曰秘本,是惩续本之过而作者,男为苏友白,女为红玉,为无娇,为梦梨,细摹文人才女好色真心钟情妙境,盖欲形村愚之无耻而反刺者也。弇州深爱其蕴藉风流,足空千古,急欲绣行,惜其成独后,弇州迟暮不及矣,故不但世未见其书,并秘本之名亦无识之者,独客祖爱而什袭至今。近缘兵火岌岌乎灰烬之余,客惧不敢再秘,因得购而寿木。续本何不并梓?曰:畏其淫甚,得罪名教,且非弇州意,故不敢耳。今秘本告竣,因述其始末如此。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新镌批评绣像玉娇梨小传》卷首)

这是与《金瓶梅》作者有关的一则材料,我在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新镌批评绣像玉娇梨小传》中看到。此《玉娇梨》正文前题“蕙秋散人编次”,而于卷首此《缘起》前后无署名。1988年,我在为齐鲁书社出版的《金瓶梅续书三种》写前言时曾首先拈出。这则材料出于明末清初,作者自称信息来源于其祖“曾从弇州游”者。若果如所言,则有一定的可信性。它说《金瓶梅》出于“弇州门客”,则排除了作者如李开先等人物。屠隆作为王世贞“末五子”之一,或有其可能乎?当然,此文的说法,也完全可能是根据《野获编》、《山林经济籍》等编造出来的,因为《金瓶梅》与《玉娇梨》的语言风格相去甚远。

三、钱谦益《李笠翁传奇》:

笠翁传奇前后数十种,横见侧出,徵材于《水浒》,按节于《雍熙》;《金瓶》无所斗其淫哇,而玉茗不能穷其缪巧;宋耶元耶?词耶曲耶?吾无得而论之矣。有读笠翁传奇,始而疑,即而眩,终而狂易却走。余为解之曰:子未读《山海经》乎: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郭弘农曰:山形如堂形耳。大人时集其上作市肆也。《经》又曰:有一人踰其上,张其两耳。由今观之,大言之国,不知其所言何事,要必非蹄涔之游,翳荟之集也。有大人者,

张耳以为市;又有一大人者,张两耳而听之。言者与听者,斯可谓两相当矣。今子听笠翁之传奇,在此国土中以为大言,惊而相告,不知笠翁之两耳,可以为市,而子以径寸之耳轮,倾侧而听之,虽欲不骇眩却走,乌可乎?笠翁闻而笑曰:渔也诚无辞于大言矣。跋于大人之堂,张耳而听之者,非夫子其谁?请书之以告世之为耳市者。辛丑夏日虞山钱谦益书于杭城之适轩。(中华书局1995年版《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十《绛云楼题跋》)

钱谦益的这则文字见于《牧斋外集》卷二十五,收于《绛云楼题跋》。钱谦益作为一时的文坛领袖,虽将《金瓶梅》指为“淫哇”,但却与《水浒传》、《雍熙乐府》、汤显祖传奇并列,似乎未将《金瓶梅》一笔抹倒,且对“淫哇”的本身似乎也未彻底否定。这是值得注意的。

四、侯峒曾《申明钦定教条》:

禁私刻。私刻之标,屡奉申飭,一曰:今后提举官除程墨房稿及省直考卷选刻外,不许生童私刻窗课,变乱文体。按临日提调官将刻文送查,本生革责,书坊重究。一曰:提学官按临,生童毕集,多有射利棍徒,刊刻淫秽邪僻之书,如《金瓶梅》、《情闻别纪》等项,迷乱心志,败坏风俗,害人不小。今后但有卖者,提调官即严拿书坊,究问何人成稿?何人发刻?申解提学官,将正身从重治罪,原板当堂烧毁。如系生员,革退枷示。近我皇上,因尔乡贡士陈宗虞奏请下部,部复:除房选外,概行禁戢。而明旨直曰:房刻有文体怪诞的,各学臣即行毁板。夫房刻法非学臣所得问,尚严重如此,况私刻乎!今后,尔士子不但妄刻窗稿,欺世自媒,概行禁绝,即如私选房稿、行卷等集,耳目既杂,手眼全乖,乃至抄撮汉文,即称迂、固,剽袭策略,便赞欧、苏,或满纸涂乙而故刻集中,以示标榜,或偶然评语而转加批驳,以致葛藤,谬种流传,甚于杨、墨。本道久已窃叹,一如严谕奉行,诸如编辑淫词艳曲小说稗官,蛊惑人心者,本非吾徒,距放敢后。

(1933年铅印本《侯忠节公全集》卷十七《申明钦定教条》)

侯峒曾与钱谦益生于同一时代,但他不同于钱谦益叛明降清,而是“嘉定三屠”时的抗清英杰,是我自幼崇敬的乡贤。作为同乡后学,窃常自励:做人以侯(峒曾)、黄(淳耀)为典范,治学以钱(大昕)、王(鸣盛)为榜样。小时候,每当在侯氏自沉的叶池边来回徜徉的时候,总会升腾起一种莫名的崇高感情。尽管现在这一泓清水早被喧闹的商厦所取代,但抹不掉它留在我心中的一种人格的美。此文于崇祯十一年任江西右参议提督学政时所作,旨在申明钦定的“教条”,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他禁止“刊刻淫

秽邪僻之书”，主要是针对“射利棍徒”，为了维护社会风俗，也有其合理之处，且《金瓶梅》也确有“淫秽”之病，更不要说更多等而下之的作品了。在这里，我们既要看到侯桐曾的局限性，也要看到《金瓶梅》的局限性。

五、情死还魂社友《肉蒲团》第二回评：

未央生是一本戏文的正生，孤峰乃末脚也。他人执笔定将未央生说起，引孤峰作过客，此是小说家正派。此独自叙孤峰，极其详悉，使观者疑孤峰后来或有淫行，谁料却有不然。直从打坐参禅、忘记开门处才露出正意来，使人捉摸不定，此从来小说之变体，乃作者辟尽窠臼处。即使他人用此法，又必使题目错乱，头绪纷然，使观者不辨谁宾谁主。此独眉眼分明，使人看到入题处，便是了然。末后数语，又提清线索，不复难为观者，真老手也。《水游》而外，未见其俦。有谓与《金瓶》伯仲者，无乃淮阴、绛灌乎！（写春园丛刊本《肉蒲团》）

《肉蒲团》是《金瓶梅》之后最著名的艳情小说，其正文有两处谈及艳情小说时虽然都没有带到《金瓶梅》，但不能就此简单地认为它与《金瓶梅》无关。《肉蒲团》的批评者“情死还魂社友”与作者的关系当非一般，这则批评说明了两书之间还是有承传关系的。

六、梧岗主人编欢《空空幻》第六回《一幅画巧谐美事，三杯酒强度春风》：

……花春道：“古来奇缘奇遇，亦自不少。贾氏经窥帘而再从佳偶，崔莺以待月而重缔良盟，才子佳人之事，岂仅髻髻乎礼法之间而被所拘束哉！愿小姐为之三思。”池娇闻言，竟默默不语，悟凡恐老婆子到来，因令花春且自出房。花春出来，信步行至慧源房内。慧源无事，桌上放着一本《金瓶梅》在那里观玩。花春假意问道：“师父看的是甚么经卷？”慧源笑道：“经卷看他则甚？贫尼看的是一部消闲趣书。”花春遂挨身坐下，同他展玩。……看到情浓之处，不觉淫心动荡，道：“空摹其神，何如实仿其事？”慧源就起身闭上房门，拥入罗帏，风流一度。（本衙藏板本《空空幻》）

《金瓶梅》后的许多艳情小说谈及“淫书”时往往不及《金瓶梅》，但还是有的也把《金瓶梅》当作“淫书”的，《空空幻》即是一例。这部小说将“才子佳人之事”与“礼法”相对，将“消闲趣书”与“经书”相对，很有意思，但最后还是将《金瓶梅》当作是引火之物。

七、林钝翁批评《姑妄言》第八卷：

《金瓶梅》一书可称小说之祖，有等一窍不通之辈，谓是西门家一本大账簿。又指摘内中有年月不合，事有相左者为谬，诚为可笑，真所谓目无珠者，

何足与言看书也。……但作小说者，不过因人言事，随笔成文，岂定要学太史公作《史记》用年月表耶？大凡书遇此等不通人持看，亦书之一厄。诚所谓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思无邪汇宝本《如妄言》第八卷《贾文物借富丈人力竟得甲科，邹帮闲迎宦公子意走邀宝贵》卷首）

有人认为，《姑妄言》的评者与作者是同一人。假如是这样的话，可见又一部艳情小说对《金瓶梅》的无限推重，竟直称《金瓶梅》为“小说之祖”。他的这些观点同时是受到了张竹坡的影响，对小说的艺术特点是有所认识的。《姑妄言》小说的正文，也有接受《金瓶梅》影响的痕迹，例如第三卷《瞽女矢心择婿，虔婆巧说迎郎》所写“……谁知这祁辛是调妇女的班头，偷私情的领袖”一语，明显是从《金瓶梅》中“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一句演化而来。

八、饼伦氏《闺艳秦声》评语

文字最要有体。勿论庄语，即褻狎语亦然。如此词，须处处看他女儿身份。其急于嫁也，以为此中定有殊味。嫂嫂言之，若不甚分明；及至亲尝受创，至于浹洽定情之后，虽恣意沉酣，而娇憨仍在。写情寔日开之女郎，都有身份。若是下手为之，早已是娼妓伎俩，其丑态岂复可言？金粪之别，于此立判。乐府有俚质一派，后世渐变而成此种体质。不知俚质最是难处：成语难得恰合，一也；驱遣不见痕，二也；就中入情得窍，趣味横溢，三也。篇中如“呸！笑着把他吐一口。”娇态如见；“这没几年你还没有够！”冷处传神。又有蕴藉极深之句，如“婆婆的模样倒不丑”，“蛇钻的窟窿蛇知道”是也；妖态横溢、如画如话之句，如“几乎错失就答应”，“摇着头儿搂一搂”等句，皆呕心吐血而后得之，不可以寻常口头语草草读下，浪掷作者之苦心也。夫读书而负人苦心，罪过不小。写到交欢之际，难得如此饮满，又难得如此雅驯，最是高处。

《金瓶梅》一书，凡男女之私，类皆极力描写；独至月娘者，胡僧药、淫器包曾未沾身。非为冷落月娘，实要抬高月娘。彼众妇者，皆淫娼贱婢，而月娘则贞良淑女也。彼众妇者，皆鶉奔相就，而月娘则结发齐眉也。作者特用污泥莲花之法，写得月娘竟是一部书中第一人物。盖作者胸中横着“正经夫妻”四字，故下笔遂尔大雅绝伦。凡此皆文体也。奇文每多忽略看过，此篇未可以小词忽之。文无大小，看其结构如何。篇中起伏顿挫。呼应关锁，绝似《水浒》；摹写情事，杂用方言，如《金瓶梅》；其雕心刻骨，雅秀绝伦，则兼《西厢》、《牡丹亭》之长，而能自出机杼，不袭一字，食古而化，乃成斯文。（据1936年姚灵犀编校《未刻珍品丛